



## 安东·科迪解说贝多芬

### 《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

Anton Kuerti's notes on Beethoven's 32 Piano Sonatas (X)

文 ■ 安东·科迪

编译 ■ 李穗荣

校译 ■ 孙鹏杰

#### 《升F大调第二十四奏鸣曲》(作品78)

Sonata No. 24 in F-sharp Major, Op. 78

I. Adagio cantabile; Allegro ma non troppo

II. Allegro vivace

在完成了《热情奏鸣曲》之后的四年内，贝多芬完全忽略了钢琴奏鸣曲这个创作题材。为了更好地弥补这个缺陷，他在这四年里写作了最后两部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许多其他伟大的室内乐作品。当他终于回到钢琴奏鸣曲写作的时候，贝多芬所采取的手法已经截然不同。作品53和作品57当中迫切的戏剧性质已经被成熟而充满魅力的抒情写作代替。而当时的钢琴也已经被再次改良，有了更宽广的音域，可是在作品78中的音量对比幅度却反而相对缩小了。这部奏鸣曲仅仅有两个篇幅较短的乐章，而且都是快板乐章。可是在它有限的篇幅内却充满了丰富多变的内容。

一个4小节的精致柔板乐句为第一乐章铺垫了一个充满亲切和温暖情感的舞台。贝多芬对音乐心理学敏锐的触觉在这作品中再次显现。他知道如果这个乐章缺少了开头的4个小节，作品的整体效果就会事倍功半。但有了这4个小节，魔法马上启动。

朴素简单的和声色彩使作品充满了安详的宁静感和满足



感。可是这宁静的一切却突然被一个颜色斑斓的异调音扰乱了(第18小节的重升C)。它的出现及时地把作品洋溢着甜蜜感溶解在其过度泛滥之时,犹如香橙果园令人陶醉的芳香,沉浸过久也会让人不可容忍,过犹不及。这个异调音在第二主题里的一个和弦中出现,再次把色彩变化,以及展开部中调性远足往小调展开,种种手法让作品增添了一层忧郁的面孔,促使我们更加珍惜地品味当橙花盛放时的香味。

第一乐章典型的连贯性和流畅感被第二乐章沸腾兴奋的动力一吹而散。飞快的一对对十六分音符动机显然是由开头令人惊叹的主题旋律的头两个音变化而成。当主题第一次重现时,这个动机与它的关系就更加清晰了。这个一对对十六分音符动机的性质相当简练,而且织体单薄。贝多芬在这里选择了这个素材作为作品的主要动机,这个举动也同时预兆了他的写作手法开始向更反传统,更飘渺虚幻的风格进化,正如他之后所创作的多部奏鸣曲所体现出来的那样。这个乐章中犹如鸟鸣般的连串快速倚音、突然而并不活泼的大小调调性互转(第57至74小节)、急速的音区移位以及乐章最后一次具有爆发力的乐句之前的极弱(*pianissimo*)和弦、及其令人心神不安的和声等等。这一切都是贝多芬自中晚期钢琴奏鸣曲开始写作风格转型的先兆。第二乐章一直都是活泼而有煽动力的,直到接近尾声之际被贝多芬以神奇的手法把音乐情绪突然转变。运用主题旋律的片段,贝多芬展开一段短暂却迷人的乐句,高贵而且感情丰富。听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再次为贝多芬所带来的意外惊喜而震惊与折服。

### 《降E大调第二十六奏鸣曲“告别”》(作品81a)

Sonata No. 26 in E-flat Major, Op. 81 a (Les Adieux)

- I. Adagio; Allegro
- II. Andante espressivo;
- III. Vivacissimamente

作为贝多芬数首著名中期奏鸣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作品81a称得上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这首奏鸣曲丰富的内容是在一种几近完美、极度精密的平衡状态下策划而成的。尽管与作品53和作品57对比起来可能篇幅较短,但作品81a浓缩而精密的表达方式使这部作品的分量同样可观和重要。虽然炫技色彩不是太浓厚,这首奏鸣曲还是可以在把感情内容清晰呈现的基础上显露出钢琴家炫目耀眼的技巧。虽然在素材运用上不如前者般淋漓尽致,但是作品81a本身亲切、

温暖而且连贯的音乐思路使作品显得更丰富大方。

只有通过详细的分析和学习,我们才能从这部奏鸣曲中洞察到几处体现作者晚期写作风格的先兆。其中包括几个例子,如第一乐章快板段落前的几个神秘莫测、如同无言的谜语般的短句子小节;又如展开部中具有实验性质的一串串古怪的和声进行;还有是被延长了的尾声中几乎接近印象派风格的和声写作,把主调和属调模糊地混合在一起的手法。

在这首著名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开头,贝多芬为这三个如沉思般的下行和弦用德文亲笔题上“告别了”(“*Lebewohl*”, *fare thee well*)三个字。因此,就算从未得到过贝多芬的同意,出版商还是肆意地在乐谱封面用法文将这首作品命名为《告别奏鸣曲》(*Les Adieux*)。而这个名称也与作品一起流芳百世。

除了《田园交响曲》(*Pastoral*)和《战争交响曲》(*Battle*)以外,贝多芬只为两三首作品标注了文字性的标题和内容的标题含义。而且,“告别”这个名称也不会令人联想到如暴风雨、乡村舞或布谷鸟叫声这些在第六交响曲中出现的画面。“告别”这个名称所表达的是贝多芬对于他的挚友、同时也是他的捐助者鲁道尔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在离别维也纳时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心情。首先是当鲁道尔夫向他辞别时贝多芬伤痛的心情,然后是当贝多芬孤独时对挚友表现的思念之情(第二乐章),最后是当大公平回归维也纳之际贝多芬欣喜若狂的心情(第三乐章)。

柔板引子的开端马上就为这个作品严肃庄重的气氛打下了基础。在一开头的第三个“告别”(“*Lebewohl*”)和弦,意外地出现了小调色彩,这也是接下来连串让人难以忘怀的和声变化效果的第一击。当这个下行和弦主题再现的时候,这个排行第三的和弦又有令人突如其来的变化(第8小节)。它突然融化在遥远的降C大调色彩中,这个意外几乎使人心胸荡漾、意乱情迷。

“告别”动机第三个和弦的和声色彩变化在展开部和尾声中不断出现,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第二主题(第50小节)的旋律也是由这个三音下行音型动机形成的。在乐章尾声中这个动机再次出现,运用回音手法把主和弦与属和弦天衣无缝地熔接在一次,营造出超乎寻常的色彩效果。

正如同时期其余作品的慢乐章一样,这个极度忧伤的第二乐章是一个独立的乐章,同时也犹如是终乐章的引子段落。令人最辛酸心碎的动人时刻往往出现在当悲伤的乐句突然变得无限温柔和蔼的一瞬间(第15小节和第31小节),犹如是一段甜蜜的回忆忽然浮现于眼前。终乐章的欢

喜若狂情绪无间地从乐章开始一直奔驰到尾声(第176小节)。主题旋律在这里突然变得深思熟虑般安静,速度也慢了下来。仿佛作者在这一刻突然想静静地独自怀缅过去挚友离别后的伤感之情。

仅仅有几个乐段是可以用来把内容具体化的:这首奏鸣曲开头的“告别”主题动机也许代表了从远处传来载着大公离去的驿马车的号角声;快板主题仿佛是代表了两个挚友被强迫忍痛分离的心情;在慢板乐章中的无伴奏三十二分音符乐句一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象征;而终乐章一开头充满爆发力的和弦仿佛是在描绘贝多芬出乎意料之外看到鲁道尔夫大公突然安全归来的惊讶表情,接下来如急流般的琶音段落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位挚友兴奋地往对方奔跑然后热烈拥抱在一起的画面,随后就是庆祝重逢的欢乐舞曲。

这些音乐范围以外的暗示内容也许能很理想地提升我们对作品的欣赏趣味。可是,最重要的并非作品的内容,而是音乐本身所表达出来的世界性感情语言。

### 《e小调第二十七奏鸣曲》(作品90)

Sonata No.27 in E Minor, Op.90

I. Mit Lebhaftigkeit und durchaus mit Empfindung und Ausdruck

II. Nicht zu geschwind und sehr smgbar vorge-tragen

有4年时间,贝多芬没有写作任何奏鸣曲、交响曲或者弦乐四重奏。这些日子是作者人生中非常波折动荡的几年。他这时已经完全耳聋,变得更加孤僻乖张。同时,潜伏在他心灵中无限的创作能源也在不断酝酿中,数部惊世巨作也即将来临。

无论是按照作品号的时间排列顺序还是以风格而论,作品9都比它之前的奏鸣曲更接近贝多芬晚期奏鸣曲。如果这个说法被否决,很可能是因为这首奏鸣曲的中等篇幅;它对炫技性技巧展示的欠缺,以及它缺乏辉煌尾声的终乐章,不但令其整体显得朴素和脆弱,柔弱的结尾也显得莫名其妙。

这首作品运用了很多独特的对比写作手法,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e小调第一乐章里愤怒、悲哀的心情与终乐章中E大调那种抒情、美好而宁静的心情的强烈对比。第一乐章一开头就展示了一次阳与阴之间的对比,犹如是一段愤怒与亲切之间的微妙对话。在主题旋律中的起拍充满了推动力,它仿佛先是一个重要的调解,然后又变成统一的元

素。每当音乐律动停顿下来的时候,这个起拍动机的出现总是能让作品的动力重整旗鼓。

这个作品对素材的运用手法非常简练和直接,所有无关紧要的材料都被排除。甚至是转调的手法,也是非常浓缩和突然。例如在呈示部中副部主题之前的连接段,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新的调性已经意外地出现了。

贝多芬在属和弦准备段的时候又展示了另一手绝技,相当于变魔术般点水成酒。在这个例子中美酒就是主题,而水就是在奔跑中的连串十六分音符。首先,这些十六分音符的“水”在不断的旋流,而且越转越高,覆盖了几乎大部分的展开部。当水转到巅峰的时候(第132小节),这个动机的五个音被不断重复,而且逐渐由十六分音符变成八分音符,然后接下来是四分音符。当贝多芬把这个“水”的动机缓慢下来后,他开始如着迷般强迫性地不断使用动机当中的三个音(G、升F、E)。此后他逐渐把这三个音化身成为主题旋律的头三个音,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把作品引领到再现部了。这种如魔法般的连接手法比起中期作品中的戏剧性和英雄化风格更接近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写作。

如果单一从终乐章的主题旋律来欣赏,这个乐章绝对是贝多芬奏鸣曲里最“舒伯特式”风格的乐章。它抒情如歌的旋律略带悠闲,虽然洋溢着甜蜜的微笑,可是乐句里却隐隐透着丝丝伤感。不过当我们认真的分析这个回旋曲中每一个引人瞩目的插部,一点都不难发现“贝多芬式”写作的种种痕迹。除了第一乐章中数处的简朴直接写作手法,在第二乐章里也有很多可以被称为“裸露的音乐”(naked music)的段落(也就是不作美化效果的写作手法)。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第一插部的最后乐段。这里的主旋律运用的是下行音阶音型,在四个小节的逐渐下行变化之后这个主旋律被含糊地配上令人不安的和声色彩,再次以下行音型出现。这个乐句被延长展开,随后的乐句更加有无穷的动力。因为贝多芬把这个主旋律的一些小碎片不断循环重复,偶尔还添加上如警钟般重音,仿佛是作者把他内心宁静的面纱轻轻揭开,却看到了俗世丑陋的真面目,感到惶恐不已。

这里所呈现的是一段以音乐形式去表达的信息,在毫无缀饰的状态下让我们看到了作品真实的精髓。这些乐句中的一丝丝苦涩和忧虑与主题美好的歌唱旋律性质作了个矛盾的对比。在尾声中,如歌的美好主题旋律突然显露出它威严崇高的一面,热情地在渐强声中旋转。当它终于展示了其雄伟的一面后,又缓缓隐退回原本安静如沉思般的个性。乐章最后,它犹如晨雾般逐渐消失在晨光的普照之中。(待续)